



# 大会

##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995年9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 (葡萄牙)  
 嗣后: 穆巴拉克先生(副主席) ..... (黎巴嫩)  
 嗣后: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主席) ..... (葡萄牙)

上午10时15分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首先听取马来西亚总理的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愉快地欢迎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请他在大会上讲话。

马哈蒂尔先生(马来西亚): 主席先生,让我首先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我祝愿你成功地担任主席。我还要对你的杰出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感谢,他领导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

大会是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紀念日的。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只想着这些庆祝活动。我

们应这样发问: 这些活动仅仅是新闻媒介事件,还是能够认真地促进改进联合国? 五十周年紀念日可能会变成仅仅是一次特殊紀念会议,最终归结为一个没有人认真关心的表达良好用心的宣言。而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应该抵制进行庆祝的倾向,不把几百万花在庆祝会和晚会上,以及通过浮夸的演讲赞颂联合国成立紀念日。归根结底,我们甚至不能回答以下基本问题: 我们现在处于何种地位? 联合国到底是什么,是鞭童还是严肃和持久的机构。

我们承认,提出问题比找到答案容易的多。但必须有人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得到回答。在其成立五十周年时,联合国系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不能处理基本的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尽管在冷战结束后,人们曾希望有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我们看到的仍然是联合国随着大国刺耳音乐节拍跳舞,完全不顾它成立时承诺的崇高原则和目标。我们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 联合国仍然是为几个国家的狭隘国家利益服务。此外,指导大国行动的原则,即在考虑别人的需要时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的原则,仍然完全起作用,使相互依存,社会同情心和正义成为废话。

因此我们必须忘掉国际政治领导人的许诺,他们可以集体为共同生存联合处理多种问题。国家间的对抗、国内冲突、经济和军事威胁、使人失去人性的贫困: 所有这些都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加剧,而不是减轻了。相互依存和孤立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愿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

显。不仅人道主义正在衰竭,而且得以留存下来的也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尽管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取得早期的重要成功并随后消灭种族隔离,但它的形象是破碎的,道德权威也残破不全。

1945年的胜利者一致顽强地把持着权力的杠杆。它们控制着高地,赤裸裸地行使影响和权利,就象它们当初作为殖民国家一样。只有面具改变了。战争即将结束时所创建的多边组织的结构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为了促进它们的经济利益和谋求实现它们的战略政治目标。安全理事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变成了使权力永久化的工具。不到六个月前,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利用联合国通过一项极其严格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墨迹未干,一些核国家就开始试验它们的恐怖武器,我想问,是什么使某些国家有资格永久拥有大规模毁灭手段?现在核武器国家应承诺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通过有步骤地减少其核武库实行核裁军,这应以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开始,以完全销毁核武器终结。如果不马上这样作,以后的代价会变得太大和为时太晚。

反常的是,主要大国不仅继续在发展更具毁灭性的常规武器方面进行竞赛,而且竞相销售武器。一些发展中国家购买武器时,西方控制的新闻界却又指责它们大肆进行军备竞赛。

我们看来继承了一个道德思考不真正发挥作用或现实政治行为不承担道德后果的世界。看起来人们在为波斯尼亚、卢旺达、利比亚、索马里和车臣的人间悲剧流泪,但是,许多人对闪过我们屏幕的恐怖景象已经麻木不仁。体现理想主义和1945年梦想的《宪章》得到的是违反多于遵守。请告诉我们:《宪章》关于不使用武力和通过侵略掠夺领土的非法性原则怎样帮助了波斯尼亚人?有关灭绝种族的《公约》为那些在卢旺达、波斯尼亚、柬埔寨和车臣被残杀的人民提供了什么样的保护和安慰?这些国家人民的教训是明确的:除非主要大国看到它们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否则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精神就不会得到捍卫。

联合国始终参与波斯尼亚双重谈判,它坚持认为维持和平没有道德的位置,因为维持和平者必须保持公正,这就要求它们避免对局势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我要问联

合,在有关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之间,能否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行为。我要问联合国秘书长,他是否担负保卫《联合国宪章》的道德原则,或者他是否应该安慰即将死去和丧失亲人的人们说,其它地区还有人比他们遭受更悲惨的命运。

联合国难道不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为国际领导发挥特殊作用吗?显然主要大国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并只选择为了推进其国际或国内政治利益而采取行动。他们继续唠唠叨叨大讲人权和人命的神圣,但是,它们只是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我们承认,我们第三世界的许多人也必须分担责任。一些人领导人们沿着绝望和痛苦的道路行进。随着殖民主义的崩溃,出现了自由和发展的希望。然而,许多人受物质方面享受的诱惑,没有改进自己人民的权利和福利。但是,当我们还是殖民地的时候,我们所知道唯一政府形式就是独裁殖民主义,希望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午夜降旗的倾刻之间突然变得民主而又老练就太过分了。

残酷世界的威胁从没有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族“种族清洗”计划或卢旺达屠杀中那样明显。主要大国长期以来反对对塞人采取强烈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姗姗来迟地进行轰炸和努力谈判解决我们看到有点意义。然而,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不匆忙接受奖励侵略和种族灭绝的解决办法。可能西方和联合国内有些人渴望波斯尼亚迅速失败,这样就使得他们免于作出任何决定,但是波斯尼亚人拒绝接受失败。欧洲部队在大屠杀开始之际撤出卢旺达。在索马里由于没有弄清局势,导致受害者同联合国救助人员发生战斗。

联合国秘书处对所有这些残暴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它在卢旺达的确逃避职责,它向波斯尼亚派出一支保护部队,但却只是说不要保护波斯尼亚人。为什么要称作是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这个谜直到今天才解开:它是去那里保护自己。它把维持和平和执行和平区分开来。如果有和平要维持,为什么还需要军事力量?在那里布置武装难道不是由于和平可能被破坏了吗?当和平被破坏的时候,如果维持和平有什么意义,那么军队就必须予以制止。但是,当和平受到破坏的时候,联合国却威胁撤出部队,让受害者听天由命。

有幸的是,在巴勒斯坦这另一个历史上的热点,人们继续作出通向持久和平的努力。这一和平进程一定会建立起一个巴勒斯坦家园,一个与其邻国和平共存的国家。企图通过破坏目前巴勒斯坦领导的信誉来削弱其领导能力,只能导致出现极端主义和巴勒斯坦内部持久的血腥冲突,并将向以色列和其它地区扩散。

显然在发展领域也缺乏国际领导和承诺。关于发展的花言巧语越来越缺乏有意义的内容。北方已经摒弃其对发展援助所作的承诺。然而,人们对昆虫和植物生命能否生存如此关切,如果怀疑人的发展会威胁几个动物或是一些植物也要予以制止。其它地区存在大量同种生物,但这被看作是毫不相干。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由于富裕强大的国家拒绝给予发展援助而仍然处于贫困境地。后者退避进自己的区域俱乐部和使有愧于心的消费水平永久化的舒适安排。南方的一些国家的确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但是它们刚似乎取得一些成功,它们脚下的地毯就被撤走了。为了阻碍它们的进步,普遍优惠制度的特权被取消,它们的人权、民主等记录受到审查。

南方有些较成功的国家被诱惑加入富国和强国,以便它们不会向其同胞提供所有的那点力量。

对环境的承诺不应成为反责和指责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政治工具来危害南方。可以实现发展,而又不对环境进行不可弥补的破坏。很明显,为富国保护环境而迫使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发展状态是不公平的。然而,贫困南方的道路上所置放的环境障碍就是要起这样的作用:为了使已经富有的国家更加富有而使贫困的国家沦为乞丐。

贫穷本身创造了一个其损害与其他环境污染对人类损害相同的环境。显而易见,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优先秩序。我们是要使穷人永远贫穷以便富人能够享受这一环境,还是使这一环境作出一点牺牲以便缓解贫穷呢?

马来西亚认为,经济发展不应以其他集团或未来人类的利益为代价。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公平以及一个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文化必须代替唯物主义文化。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西方消费者社会要求不断提高消费以保持生产和利润不断增加。为此,就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近几年来使用裂变燃料的趋势有了惊人的发展。在限制

如此浪费使用日益枯竭的资源方面,人们至今未作任何事情。而在发展可再生资源方面,如水电却遭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正在逐步工业化的马来西亚有能力也有资源在不模仿有缺陷的西方发展模式情况下设计并实施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将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文化价值作出敏感反映。我们只是要求把不明方向的狂热分子拒之门外。这些当代模仿共产主义鼓吹者的人最好看看他们自己国内挥霍无度的消费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世界人口日益城市化之时,社会的瓦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西方寻求施加其道德价值观的努力对解决这一问题并未起到任何帮助。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机构现在正遭到破坏。在北京举行的妇女问题首脑会议上,尽管粗糙地达成了个缓解妇女痛苦的协商一致意见,但是对个人自由的疯狂追求又迈出了对传统进行猛击的一步。人们似乎在获得性自由之前无法拥有自由。而性自由拒绝了传统和宗教价值的禁令,也拒绝了把婚姻与家庭作为社会机构的禁令。正如它将婚姻变得不合适宜一样,性自由把忠诚也变得毫无意义。新自由主义给家庭增加了一条新的定义,在新定义中家庭将包括同性恋夫妇,未婚妇女与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居住在一起而没有固定伙伴的男女团体,以及其他许多组合。

如果西方国家要求开放和性自由,那是它们的权利。错误在于它们试图把它们的道德观,或其缺乏道德强加给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在北京它们就已试图这样做。联合国不应适用这一不民主忽视其他国家权利的作法。

最近有很多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言论。显然,对于联合国这一以携带上次世界大战破碎辎重50年组织而言,改革是必要的。那次战争的结果肯定不能永远地反映在联合国的结构和程序中。它必须在某一时间结束这种状况。而50周年是埋藏过去罪恶遗迹的最好时候。

由于民主似乎已取代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位置,对联合国进行民主改革是适合的。一些曾称其永远正确并授予其自身永远性地位的国家现已处于第二流的位置上。新的角色已经出现了,应给予它们认可。实现安全理事会更公平的代表权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意味着常任席位应给予不同的区域,这也许要由一个区域性机制来决定。

应放弃否决权。在任何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都不应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具。

对联合国的财政也必须进行改革。某些会员国,特别一些富有的国家拖欠会款而未受惩罚,同时又仍在行使它们的权利和影响,这种情况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会员资格规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应制订一个考虑到会员国财富状况的新的评估基础。

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全球性税收计划,包括适度地征收全球性航空旅行税,对投机性全球资本流动征税,对人类海底共同资产开发征税,以及对战争武器的贸易征税等等。其中最后一条税收方案,在基于谁从战争工具中获利谁就必须为维持和平作贡献的原则,值得我们紧急注意并采用。

联合国的改革也要求清洗秘书处如同奥吉亚斯王跟牛棚一般肮脏的官僚机构。国际文职服务的士气正处于最低点。对过多和肿胀的机构必须进行消减,但未能成功地这样做不应成为不支付其应付款项或放弃责任的理由。

我们激动地注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其他联合国经济机构现在已认识到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挂钩对发达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益处。发达国家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努力工作,以弥补其对其他竞争性优势的缺乏,而是由于发达国家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高工资和高失业津贴。为什么假设发达国家的工人会在因不工作而得到报酬的情况下去工作,这是一件神秘的事,而与此同样神秘的是如下这种想法,即如果勤奋和懒惰的人收到的报酬相等,人们会感到高兴并富有生产积极性。

对全球性机构的改革必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把该体系的能量与资源导向反对由世界性贫穷引起的污染的斗争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停止扮演为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收款的角色。所以这些银行家在考虑到承担与追求利益并肩而来的商业风险后必须学习如何在其创建的银行规则中生存。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回到其最初的权限中是我们首先要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些权限包括,就世界银行而言促进平衡的发展,以及在所有国家不管它们在全球组织中的地位如何,履行其货币与财政的职能。改

革必须包括重新评估银行与基金通过重新调整和分配配额及股票持有状况而进行的管理安排。这些安排考虑到了世界经济变化了的结构。新的管理安排必须认识到新崛起的国家日益增加的影响。现在这些经济有助于全球产出的日益均加、贸易和资本流动。

副主席穆巴拉克先生(黎巴嫩)主持会议。

债务负担沉重地压在穷国的身上。必须减缓这一负担,特别是为非洲和亚洲最贫困的国家减缓债务负担。马来西亚希望立即采取有效行动,考虑到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作出的有关为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找到一个持久解决办法的决定。

虽然捐赠国家借给的双边债务多年来已经过债务结构调整和重新安排还债日期——虽然债权国巴黎俱乐部提出了令人羞辱的条件——但是,多边机构与世界银行领头,一直拒绝考虑对欠它们的债务做结构调整。世界银行继续提高它的利润程度,它积累的储备资金今天已经超过\$160亿。为什么不用发展中国家还债积累起来的这些储备来减缓债务?为什么我们要让一个或二个国家的顽固而排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这些问题和其它问题必须成为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内容。

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为建立有规则的贸易关系带来了一线希望。马来西亚赞扬和欢迎各项基本原则,我们保证按照相互商定的承诺办事。

遗憾的是,强大的贸易国家通过单方面行动,极可能破坏经过仔细谈判达成的协议。蓄意设立区域性贸易集团,采用受管制的贸易的作法,以及提出把人权、环境考虑和劳工准则同贸易挂钩的作法是主要的危险,这些作法一旦执行,将使贸易有一个自然环境的希望变得暗淡。我们拒绝这种企图。新的保护主义将使世界退回由贸易战争导致军事对抗的那种已经过去的时代。

最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面临新的威胁。贫穷国家长期遭到由发达世界控制的世界媒体的歪曲报道。现在为传授知识和情报而设立的计算机网络已经被该网络不负责任地散布的乌七八糟的内容所污染。有人正在用这种乌七八糟的内容来赚钱。

世界社会必须找到办法排除这种肮脏的内容,并规定受害国能对散布这种肮脏内容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即使他们是在这些国家边界外广播。他们应该允许把这些道德败坏者带到受害国,根据他们的法律受审判。说到底,我们已经有些国家未经许可就在域外执法的许多例子。

情报自由是好的,但是即使在这个自由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让道德被彻底败坏,以便让色情和肮脏的垃圾的推销商发财。

归根结底,我们还必须承认联合国是能够听到小国声音的唯一真正的多边组织。我们支持联合国,但是我们必须纠正把联合国变成富国和强国工具的倾向。联合国必须站在人民和各国的集体需要一边,以便为全人类服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总理刚才的发言。

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拉圭代表团团长豪尔赫·佩雷斯-奥特明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佩雷斯·奥特明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不同的、更加全球化和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乌拉圭谨重申它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解决影响世界的各种主要问题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的信心,并且要肯定《宪章》开明原则的效率,今天它们同50年前一样正确。

在这段时间中,乌拉圭向本大会和全世界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表达了乌拉圭人民和政府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容从来不变:我们相信,只有通过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才能实现国际和平;我们肯定,只有一套民主制度和严格尊重人权才能保障个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充分满足;以及我们始终不渝地相信本组织,半个世纪前乌拉圭曾经为联合国的创立做出过贡献,而且我们一直并将继续给它以最广泛的支持。

所有这些年来,乌拉圭始终坚持这些原则,用我们的倡议和投票来巩固和平,确保法律和正义压倒一切。我国

是第一个完全无条件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国家。我国是保护人权的大多数文书的缔约国。自从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以来,我国就一直为它做贡献。按人口和武装部队人数计算,乌拉圭是提供数目最多的联合国成员。

冷战后的世界有新的现实和新的国际环境,联合国必须使它的职能适应新的要求,富有想象力地应用《宪章》以适应外部情况。《联合国宪章》已使本组织在其整个历史中保持生命和活力,使它免于被淘汰。

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种族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或许不是新现象,但是因为它们有强大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发展到可怕的程度。这就使国际社会有必要有效地组织起来打击它们,甚至在现代技术的战场上。此外,这些因素已同新的政治现象相结合,如多民族国家的肢解,这种肢解已经触发了存在已久的种族和宗教竞争。这些事实与联合国会员数目的增加——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国家或区域发挥的主导作用证明,应该对联合国的某些体制方面进行改革。

对《宪章》的所有改革或因现行的作法把导致制约方面的发展应该能够提高联合国的效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限制它的反应能力、或在其会员国之间制造不平等的办法。

乌拉圭以前曾数次表示赞成扩大安全理事会,以力求实现该机构的进一步民主化。安理会对于维持平衡和世界和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所造的改变必须确保,在实现该机构的进一步透明度和代表性的同时,不能对它的运作和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无论如何,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应导致我们把联合国的挫折和失败归咎于执行其任务的工具不够。一旦能够把各国的政治意愿用来解决问题,那么联合国就能够实现它的目标,而根本不必改变它的结构或运作。因此,我们所作的改革方面的努力不应将我们从当前的责任引开。这个责任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手段来应付影响国际和平的严重冲突,尽管这些手段也许是不完善的。

首先,我们不能不提到一种情况,它影响到前南斯拉夫解体后产生的国家。某些有关方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很困难的,而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则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在这些年里平民继续遭受痛苦。他们成为军事行动的长期目标和野蛮的种族不容异己行为的受害者。在这一悲剧之后,人们悲伤地认识到,联合国的决议没有得到一些当事方的遵守—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加快采取行动,尽可能利用《宪章》为它提供的政治和法律机制,促使直接或间接参与冲突的政府和当局尊重和遵守所通过的决定。

毫无疑问,通向和平的大路也许存在着最大的困难,但是它从未被完全阻塞。从为结束中东漫长而使各方耗尽精力的危机而进行的谈判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要向那些决定用建设性的对话代替武器的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有关各方进行这些谈判的智慧,尤其是他们在努力克服这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特别是在对付凶暴的反对力量时显示出的毅力和干劲表示钦佩。这些反对力量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它们使用了最可悲和无人道的手段。所取得结果仍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们也远非微不足道。国际社会也有责任鼓励这些努力。大会可以通过在其有关这个项目的决议中避免一些措词来对此起到促进作用。这些措词在过去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在有关当局之间普遍存在真正的和平精神时,它们也许是令人厌烦的。

有关巴勒斯坦自治的临时协定第二阶段的文书是和平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有关各方一直在以最大的决心促进这一进程。随着这项历史性协定在华盛顿的签署,我们可以说我们更接近在这个饱受蹂躏的区域实现持久的和平。

有一个共同点贯穿这些冲突局势。这个因素使冲突局势得以发生,并导致它们的恶化。这就是武器可以得到而可以很先进。如果不能对管制军火生产和贸易采取具体的措施,那么国际社会将不能够防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或避免它们在造成人命死亡和破坏的深远影响。我们有责任恢复为此设立的机制的活力,并在必要时设立新的谈判机构,以实现具体的结果。

包括乌拉圭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于几个月前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期限,以其作为巩固

这一领域逐步裁军进程的一个办法。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主张延长条约期限的核大国的诚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此之后,一些大国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这使我们这些国家对我们所签署的文书失去了信任,使我们感到沮丧和困惑。

设立了无核武器区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南太平洋地区《拉罗汤加条约》的缔约国对有关这些试验的情况的严重性感到关注,已于几天前在纽约对这种情况表示谴责,并重申需要停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以建立一个有利的气氛,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目前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日内瓦就这一条约进行谈判。

冷战的结束减轻了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对抗的危险,但今天却出现了其他一些更加恶毒、对各国的和平与利益具有同样严重威胁的事态发展,例如贩运毒品和恐怖主义,以及两者的致命结合。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在乌拉圭,这个问题并不是最严重的。乌拉圭参加并打算密集参与为防止和惩罚这些行为和有关罪行而进行的合作努力,以纠正其有害后果和对付其社会影响。我们支持举行一次有关麻醉药品问题的国际会议,重点讨论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面办法,包括毒品的消费、生产和贩运,以及相关的罪行和这个问题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我们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促进采取具体的国家行动,以解决和对付这个问题。它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和平生存和我们体制的稳定。

关于另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已经被确定并遭到谴责。已对他们的性质以及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审查,而且还讨论和提出了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至少是缩小当今经济世界存在的不可容忍的差距。在进行了多年的讨论后,总的情况依然未变,尽管可以提到一些出现蓬勃发展中心的偶然的例子。在人类较不发达的群体,贫困和由此引起的饥饿盛行,在那里存在着疾病与文盲。这种情况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近年来在全球展开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开放进程,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一些生产结构现代化。然而,世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却对我们的各国经济构成永久威胁。

巨额资金转入和转出我们的市场,在世界资本流通中,造成严重不稳定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不安,威胁我们各国人民为建立更公正、更有秩序和更稳定的经济制度而累积的努力。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机制,以建立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和预测潜在在金融危机的方法,这种体制和方法并不实行阻碍增长和投资所需资本流通的管制。

七国集团指出,需要更新布雷顿森林体制在金融领域中的运作方法。我们各国愿意并有权参与制订改革这些体制的备选战略,这些体制对象今天这样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近年来最长和最复杂谈判的结束以及国际贸易的新阶段。如果这一新阶段要导致国际贸易更公平的分配,那么各国、尤其是拥有最大贸易份额的国家,就必须遵守新的比赛规则。乌拉圭希望这些规则将得到尊重,保护主义政策和补贴的作法将消失,而阻碍国际贸易开放和增长,尤其是农产品贸易的障碍将被拆除,如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在马拉喀什所一致同意的那样。

我们认识到,就国际局势来看,我们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高度重视国际发展合作,但也认识到我们的问题不会仅仅通过外部援助而消失。今天,我们面前的主要挑战是需要提高专业技能并用于发展。今天,唯一的相对优势产生于科学和技术进步,而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将与其产生、调整其专门技术和为其人口提供永久培训的能力直接相连。

在这方面,称为南方市场的南方共同市场各国意识到:根据新的世界结构,一体化进程是与其他经济集团进行有效竞争能力的根本方面。我们正在公开的区域主义思想范畴内促进一体化。我们并没有要南方市场变为一种象牙塔。相反,因为我们正加强和扩大这一市场,我们正促进与该区域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在尊重每个国家的特殊性质和行动方式的情况下寻求共同点。

我们也正在争取加强同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同南大西洋区域兄弟国家之间的纽带。在这方面,乌拉

圭重申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重要性,它是根据1986年10月27日第41/11号决议而庄严宣布的。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完全赞成该宣言的目标,并把该地区看作是促进科学、政治、技术和领域中合作的重要手段。

我们确信,安全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实现该地区各项目标方面的任何进展,将会加强非洲和美洲南锥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该地区各国分别对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的和平进程以及比塞塞和阿布贾协定的支持,更凸显了这一承诺。

尚未解决的全球问题继续在我们的议程中占重要分量。对于环境保护已经有一种普遍的一致性,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涉及的利害关系:即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还认识到这是一项我们必须一道完成的任务。不幸的是,这种一致性仍未变为具有实际生态影响的具体和有效的行动。地球的实际恶化继续有增无已。

乌拉圭政府为表现其对环境的关注及其与国际社会的联合努力进行有效和实际合作的意愿,已表示愿作为定于1996年下半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第二次会议的东道国。

乌拉圭作为南半球地区的一个沿岸国,对象臭氧层的枯竭、气候变化和污染以及南大西洋资源开发不当等形式的环境恶化尤为敏感。

乌拉圭认为跨界鱼类和高度回游鱼类会议的结果具有高度的良好预兆。我们希望该公约草案不久将获得尤其是同捕获公约所涉鱼类关系很大的各国的核准并获得必要的批准,以确保其生效。在这方面,乌拉圭表示希望尚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尽快予以批准。我国也是该公约的一个缔约国。该公约所体现的新的海洋法的广泛采用,只会有利于各国。保护和保持海洋环境及保护和开发其资源的制度,是可望从其普遍应用中获得的很多利益中的两个。

最后,乌拉圭重申它反对一国对另外一国单方面采取经济或贸易措施,因而敦促结束对古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最后,我谨转达乌拉圭政府对主席在五十周年之际当选主持大会工作感到高兴。我们祝贺他在就职时的雄辩讲话,并赞同讲话中表达的观点。我们意识到本组织的财政状况,但我们不可错误的认为应通过削减发展领域中的援助与合作来节省,这里应对发展一词作最广泛的理解。因为我们每从该领域中拿出一美元,就将需要在维持和平行动上花两美元。

如果我们要从经济的角度出发,防止冲突要比事后解决冲突省钱。显然,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是解决冲突,但更重要的是防止和避免冲突。人的生命是有价的吗?

我愿重申,乌拉圭忠于其爱好和平及民主的传统,将继续参与建设一个没有暴力、贫困和不容忍的世界的任务,一个联合国缔造者五十年前所预见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约瑟夫·齐耶伦涅茨先生阁下讲话。

齐耶伦涅茨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他在葡萄牙从政的杰出生涯必将使他熟练、有成效地担任主席这一职务。我还要感谢卸任的主席阿马拉·埃西大使过去一年的杰出工作。

在本周向大会致词令人尤其感到愉快:就在一天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在经过长期辩论后就巴勒斯坦解决的第二阶段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精心制定的、内容丰富的协议;就在几天前,围绕南斯拉夫地区各国实现和平问题在纽约达成了一系列较为初步和更一般性的新原则,我们希望这些原则将成为使该地区也走向和平的新的步骤。

10月24日,联合国将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这表明《宪章》提出的联合国的理想仍然有效,对国际社会的利益仍然至关重要。它使我们感到欣喜,这尤其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

联合国的成立使那些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战争的国家希望一个新的组织确实能够防止类似灾难重演所作努力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是,保障世界和平并不是联合国唯一的目的。联合国是个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独特讲坛,让它们在各个关键领域表达意见和追求本国的利益,这些领域不仅包括安全和裁军,也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尤为迫切的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等其他问题。

联合国为实施《宪章》的各种努力得到了捷克共和国的全力支持。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下月在此发言时无疑将强调我们对此给予的重视。但是,鉴于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变化,有迫切的需要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挑战,彻底改革联合国,使之成为多边国际关系的一个更好、更有效的工具。

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更高效率、成本益更高的系统。我们需要一个切合实际的系统,一个即使是凭借有限的财力也能保障世界和平、捍卫人类权利和更有效地造福于世界贫困地区的系统。我们所需要的联合国,根据普遍性的原则,应该对所有愿意和准备参与这一工作的国家开放。

对相互重叠的方案或已经失效甚至没有必要的方案,联合国不应多花一个铜板。很多方案是可以合并的,甚至可以取消而不致给受惠国带来不利影响。道理很清楚:我们许多国的政府正在实施成本控制 and 效率措施,联合国也应该采取类似的作法。我们意识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联合国财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去年成立的内部监督事务厅的重要性。这些机构必须更严格地管理联合国的开支。

《联合国宪章》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下放给安全理事会。就这个职能而言,安理会是无法被取代的。安理会被设想为一个集中、有效、透明和警觉的机构,确保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能够采取迅速有效的联合国行动以便在世界任何地方维持或恢复和平。

尽管安理会目前也许是联合国内工作效率最高的机构,仍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安理会应更多强调预防性外交,并应改善安理会成员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并改善同秘书处的合作。安全理事会决策的更大透明性也是可取的。这些都是安理会本身就可以采取的步骤。



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是改变安理会的构成,这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我们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关于改革和调整安全理事会问题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我们并期待工作组最终提出的建议得到切实的实施。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应该增加到20个左右。任何超出很多的数目都会影响到安理会的效力。它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地区的代表,应该给东欧国家集团增加一个席位。我们反对安理会成员国有任何新的类别。参与维持世界和平并行使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这些是确定扩大常任理事国成员资格时应予以考虑的标准。我们认为,德国和日本是适当的候选国,我们并主张扩大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代表。

从逻辑上说,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小国无法同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发挥同样的作用。但是,非常任理事国也同样可以在安理会的活动及决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捷克共和国在其在安全理事会的本任期内,一直对安理会的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一方面,我们自己积极的政策已经证明捷克共和国在传统的民主国家中拥有不容误解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和态度,对此我们也用不着感谢其它大国。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同时也表明——如果确实有必要表明的话——我们不仅对欧洲负有承诺并参与欧洲的活动,同时也参与解决乍一看也许并不影响我们的发生在遥远地方的冲突,并对此负有承诺。

捷克共和国支持安全理事会在冲突管理的各个方面以及在试图根除冲突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就象预防性外交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作用的目的是为冲突各方进行认真和有诚意的谈判创造条件和气氛,从而在出现紧张局势的地区恢复稳定和和平。至于落实谈判的结果,积极的和复杂的建立和平和缔造和平的活动一直是我们的主要手段。我们并不赞成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结果所做的片面的消极评价。在有些地区,正常局势得以恢复完全是因为有联合国及其维持和平活动。然而尽管联合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包括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贡献,某些地区正在发生的悲剧仍然愈演愈烈。

就其规模、程度和后果而言,前南斯拉夫危机可谓欧洲发生的最大的和最不幸的冲突。欧洲和整个国际社会对制止冲突无能为力,这损害了世界人民对一些联合国机

构的信心。现有的安全安排之间的差距已变得明显,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放慢了,而且变得更为复杂。此外,巴尔干冲突也常常同联合国危机以及创造一个解决地区冲突的更为有效的国际安全体制的显见的需要连在一起。因此,正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也许最终反而会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安全机制。

显然,国际社会还没有做好应付冲突的准备。它低估了冲突的复杂性及其潜在的升级可能。冲突所以旷日持久同冲突各方的军事战略平衡分不开。尽管遇到了国际压力,冲突各方迄今拒绝谈判,而且非常错误地认为:靠战争而不是谈判和签定和平协议,他们可以实现更多目标。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如果国际社会不表现出决心,如果不同时施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制裁和适当地使用武力,在解决这种冲突方面取得重大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更为清楚的是,只有通过举行和平谈判才能找到一个公平、持久的最后解决办法。

无辜平民的命运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种族清洗的悲剧;迄今仍然被掩盖的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青壮年男性的悲剧;以及克罗地亚塞族人从自己的家园大规模出逃均引起了我们对平民命运的担忧。我们应该协助监督冲突各方对平民的人权的尊重。

联合国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的协议实际上是要创造一个联络小组成员国以及其它有关方面的联合和平项目。这一倡议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并作为解决危机的基本框架提交给冲突各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萨拉热窝政府也在事实上承认了斯普斯卡共和国;而且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也已经接受了联络小组关于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按照51比49的比例进行划分的计划,所有这一切肯定会有助于举行下一阶段和平谈判。

塞族方面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倡议特别是对美国提出的最新计划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这充分表明贝尔格莱德愿意以更具合作性的态度来寻求各方可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样,我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同联合国共同进行的行动,尽管我们认识到空袭本身并不能解决冲突。联合国同北约在执行安

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方面的有效合作业已表明：北约在整个地区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斯拉沃尼亚问题的解决也同样应该提到目前和平行动的议程上来。

捷克共和国愿意继续积极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或者根据在《宪章》第八章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些地区安排而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和平使命。不言而喻，捷克共和国继续竭尽全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愿意参与被战争蹂躏的地区的战后重建。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仅是过去五年的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就超过了以前联合国所进行过的全部维持和平行动的数量。1995年正在执行的维持和平行动共有16起，维持和平人员将近7万人，而在1988年维和行动则只有8起。维和行动的开销也增加了约五倍。

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同联合国严峻的财政状况连在一起。联合国入不敷出已近达40亿美元。捷克共和国不仅支持改革维持和平行动的筹资方式。同时也支持改革联合国整个筹资制度。这个制度应该建立在经济指标的基础上（人均国民产值），并应与一个国家的支付能力相符。我要向各位保证，捷克共和国将非常认真地履行其自己的职责。

我们准备一旦决定了我们应合理承担的份额并收到秘书长的正式通知后，就立即全部付清。

捷克当局现正在起草立法，该立法如果获得通过将为捷克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后备安排建立法律构架。后备安排制度应尽可能有效。同样，我们理解以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旨在建立联合国快速反应部队的提议，例如包括最近加拿大提出的这种建议。解决所有政治、组织和财政问题需要时间，但我们感到，这是解决及时开始维持和平活动这一关键问题的有希望的办法。

我们希望很快能成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缔约国。我们通过派遣部队、军事观察员和其他人员分担维持和平活动的负担，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关心加强这些人员的地位与安全。

加强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度是联合国议程的重要项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最近在伊拉克的骇人听闻的发现以及其它一些事情使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在这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就在这个大楼里通过的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是具有真正历史重要意义的一个胜利。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编写一项彻底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我们希望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的大量谈判能在1996年圆满结束。让我指出这一点：不顾全球的高声抗议进行的核试验不会有助于实现全球无核化的目标。

人们对能早日批准1993年《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期望尚未实现。然而，我们希望该公约能于1996年生效。

对具有双重用途的物质、设备和技术进行进出口控制的现有制度也是非常有益的。这些制度补充或扩大了关于禁止、消除和不扩散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种国际协议、公约和条约。我特别想到的是所谓的澳大利亚集团、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以及正在形成的关于对出口控制进行新的多边管理的新论坛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今年联合国举行了哥本哈根社会问题首脑会议和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这些会议议题的重要性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实际上这正是会议组织者的目的之一。我们在回顾这些会议、评价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及审查过去举行的各次会议的文件的命运时，我们是在思考这些会议的前途。

尽管人们对这些会议抱有很大期望和热情，我们注意到一旦会议结束、应执行其结论时，人们的热情就日益减少。然后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些宣言的大部分没有通过实用性检验。人们不仅要问：组织这些活动化费的大量精力和相当可观的费用是否能产生我们都期望的最终效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捷克共和国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选举的成员国的候选国之一。我们经济改革的成功证明了其它转型经济对它是感兴趣的。它们让捷克共和国成为经济援助往

来中的新兴捐助国。我想说一些理由来支持我们的候选国地位。我们当然知道经社理事会向联合国机构其它部门一样急需改革和精简,或许比其它部门更需要这样做。我们准备在建议进行何种改进时提供我们的分析技术,并支持导致这种改革的各项合理建议。

目前我担任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的主席,我谨从这个高级别职务的角度说几句话。联合国与欧洲理事会有若干共同之处。应进一步研究这些共同之处,以便消除那怕是跨组织的工作重复、节约开支以及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最近在斯塔拉斯堡大家都赞成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进行三边合作的观点。我完全相信,我们这些组织将进一步审查和执行任何被认为有益的主张。

捷克共和国谨表明,它继续重视多边外交,重视多边外交在管理世界事务中发挥的适当作用。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安全理事会这样做;我们通过向远在世界其它角落的地区派遣军队、军事观察员和其他人员这样做;我们通过提供多边和双边援助这样做。我们拿出干劲,同其他人一道把我们这个组织推入一个1千年期和下一个50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请印度外交部长普拉纳布·慕吉克先生阁下发言。

慕吉克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祝贺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届的主席,在大会期间他将指导我们讨论联合国的前途如何。我还谨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阿马拉·埃西先生表示感谢,他耕耘了新主席将播种的土地。

50周年是一个转折点,通常是欢乐的但也不一定如此。在古代印度,一个人的人生到了这个时期前后,人们就会指望他退居森林,在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沉思之中度过他的余生,因为我们的祖先认为,一个人通常能做的事情他到那个时候该已经完成。对于联合国来说,不需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这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在一种混凝土的丛林之中沉思着度过了它的第一个50年。而且布雷顿森林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它的上面。但我认为,在我们庆祝我们应该庆祝的联合国的幸存时,我们应对它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它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作出判断。联合国系统在协助击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在诸如普遍保健服务和妇女

权利等社会问题方面、以及在通过各项全球性的非歧视的条约禁止三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的两种武器方面,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是相当大的成就。但从它们之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格局。凡是联合国根据原则行事,同时对其大多数会员国所感受到的需求和优先做出反应时,它的工作就完成的很好。当它实施狭隘的议程或屈服于特别的要求时,就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今天为联合国制订任务,我们会指望它解决那些重大的趋势和挑战?首先是国际经济,它因全球性贸易、资本和劳工的流动而产生了变化;由可能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力量所驱动;在联合国之外的各种讲坛中受到调节—假如它们能够得到任何调节的话,而联合国因此在这一最重大的当代事态发展之中受到了排斥。第二是政治体制的开放,民主成为国家治理的准则。联合国对此表示欢迎,并敦促顽固不化的人进行变革,但是,它本身却因不民主的制度和机构而大伤元气。第三是战祸日益被代之以恐怖主义的祸害,而恐怖主义对于支持它的国家来说是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为使后代免受战祸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对此不顾,就象国家联盟不顾仇外情绪的威胁一样,从而使它面临致命的危险。

这些是复杂而巨大的势力。因此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一种事实说明或作为一种政策的基础而接受的观点是,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绝对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主权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在从殖民统治之中出现之后就立即联合起来,它们的经济遭到了破坏,而且它们依赖着外国语来进行沟通,依赖着帝国的资本作为支持并依赖着捐赠国生存下去。这简直就不是可在其之上建立绝对主权的材料。事实上,联合国极大的优点是给新生的国家具有行使在其他地方遭到如此残酷限制的主权的空间。因此,联合国不应该宣称享有干扰其成员国事务的单边权利,只有在国家接受非歧视的义务或在国家权威已突然失去作用的异常情况下而国家自愿同意时,主权才能淡化。在已经使强国更加处于支配地位而使弱国日益无能为力的世界上,联合国的任务是加强主权而绝不是削弱主权。我们绝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个大会是联合国的大会。联合国所依赖的是它对各主权国家的承诺。

显然极其需要采取全球性行动来处理没有领土界限或边界的各种复杂的问题。这是联合国的任务。发展中

国家代表了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它们显然希望它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最感到紧迫关心的种种问题之上。这不但是公平的:它将是需要进行的民主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发展,我们指望它成为国际议程之中的最高优先项目,就象它在我们的国内议程之中一样。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发展纲要》看起来令人痛心的就象是一份附录。我们能否在本界会议期间保证履行通过自由的谈判而做出但从未得到实施的种种承诺,使发展在南方成为可能,并为了我们大家而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地方?

对联合国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在指导国际经济的决策方面有发言权。《宪章》第9章赋予它的任务是促进更高的生活水平、解决国际经济、社会保健和有关问题以及普遍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象联合国一样,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的投票有同等分量,但是,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连关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和联合国之间的脆弱联系都要切断,而且决定全球经济政策今后将在它、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之间进行协调,那将是很可惜的,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加权投票制,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为配合50周年而指定编写的几份研究报告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已不再具有一种有益的目的。这可能意味着贸发会议处理了各种问题——发展战略、减轻贫困、转让资源和债务以及转让技术——已经得到解决,或者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两种情况都不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依然是紧迫的问题,如果联合国决议忽视它们,它不能为其会员国的需要服务。

联合国必须履行按照《宪章》所承担的指导和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责任。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已做出了努力将贸易和环境以及劳工标准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在其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保护主义要求大量增加,其中许多是在公平贸易和公平的竞技场的借口下提出的”。如果的确真正的关心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以及劳工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正在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在这项工作中靠边站?答案应是这些机构中没有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制裁制度采取强制性报复行动的规定。

但是,工业化国家说环境和劳工标准必须向上协调,因为否则跨国公司便会采用最低的标准。这当然暗指跨

国公司有可怕和剥削性的行为准则,但是当联合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试图为跨国公司拟定行为准则时,有人告诉我们跨国公司是道德的典范。这两种看法怎样一致起来呢?

这些全球经济力量所造成的问题是巨大的。贸易是我们经济的氧气,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穿越边界的贸易是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几乎是全球总产值的15%。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集团都比不上这一商业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得到最大的金融流量的加强,可以建立和破坏一国的财政结构。

国际经济三位一体流动性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移民。目前1亿2千5百万人生活在本国之外,但是他们之中半数以上的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因此这不象有人经常所歪曲的那样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坚持无阻碍和真正的全球资本和贸易流通的人也坚持对劳工的流动施加限制。有人用经济论点为这种说法辩解,但是也有人声称大量移民扰乱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或民族实体的想法。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认为这些担心是种族主义的是诚实的。印度是克服这些担忧的典范。在一方面,几百万非法移民在过去十年中进入印度。我们知道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紧张方面所造成的代价。但是,我们不接受歧视合法移民的种族主义的根据。我们不接受国家是建立在种族上的,也不接受它是建立在宗教或任何其他排它属性上的。席卷印度的迁徙浪潮使我们成为多种族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丰富了,而不是贫乏了。我们促进国际社会不要让排外主义的势力再次抬头。主权从未受到完全得到欢迎的新鲜血液的威胁;它受到种族主义不容忍势力的威胁。

这使我自然谈及目前威胁众多国家主权的其他势力。恐怖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黑鼠疫,新闻媒体给它的神秘感使它更加危险。人们有时争辩说,一个人视为的自由战士的另一个人则视为恐怖主义者。这是似是而非的逻辑。圣雄甘地于1922年在印度将自由斗争中止了几年因为在乔里乔拉小村庄的一个事件中,暴民将一些警察烧死。在甘地这位终极的自由战士看来,手段必须使目的神圣化。

什么目的可能说明在印度劫持无辜的外国人为人质并且残忍地将其砍头的野蛮行为是正当的呢?上个月外国雇佣兵对挪威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这样做了。正在用跨越边界输送的武器和金钱建筑恐怖的帝国;其走卒是固执已见的人,其领导人是残酷、无原则的男人,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一些女人。

在最近几年的每次首脑会议上,不论是不结盟国家、七国集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或英联邦的首脑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重申他们决心击败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在我们都有代表的联合国内,我们却未能如此坦率地表达看法。我们必须在这次五十周年时这样做。现在安抚恐怖主义和在三十年代时安抚排外主义同样危险,并且最终破坏和平和民主,因为我先前曾指出恐怖主义是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无论它象在印度、在我们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那样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象在阿富汗的那样企图推翻合法建立的政府、国家赞助恐怖主义的行动实际上都是战争行为。

作为开放社会的民主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危害。联合国欢迎使民主成为治国的规范的全球趋势,但是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保卫民主国家免受极端主义和其他的威胁。相反,它满足于民主是发展和民主国家不进行战争的陈词滥调。它们将所有的世界问题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并且使联合国没有进一步的责任:在各地建立民主,发展和和平将自动地随之而来。

这两个论点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9和20世纪中发展的民主国家要么在富裕之前镇压民主权利,要么以残酷地剥削殖民地变富。当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放弃其帝国时,民主在欧洲只是在《马歇尔计划》的独特慷慨拥抱中才发展起来。民主国家不进行战争的神话被殖民统治和战争的历史所摧毁,它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联合国应该把这些论点当作目标,而不是现实。民主应该导致发展;民主国家应该是和平的。

我想简单地谈及影响我们生活的两个其他全球问题——核军和人权。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圣雄甘地说使用原子弹大批地毁灭男人、妇女和儿童是最恶魔式地使用科学。因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核武器国家非但没有从核毁灭的道路后退,却在这个道路上走的越来越快。在它们加快速

度时,印度企图煞车,但没有成功。我们在1994年要求停止核试验。1965年,我们提议了不扩散条约的原则。我们在1982年要求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并且停止生产核武器用的裂变材料。1988年,我们向联合国提议制订一项使世界没有核武器的全面行动计划。

我们的目标——我相信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赞成的目标——是消除了核武器的世界。核武器国家声称同意这个目标,但是它们目前的目的是保留核武器,同时确保其他国家得不到核武器。

这种逻辑令人难以理解。不容争辩的是,有几个国家的安全依赖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的安全则依赖其没有核武器。使《核不扩散条约》成为这样一份有害文件的原因是,它使得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合法化,鉴于该条约已具有永久性质,它使得核武器国家可以永远拥有核武器,并使全球核裁军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应该忆及,当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议制订《核不扩散条约》时,人们预见达成各种责任的全球平衡。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设法获得这些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则不试图改善和发展这些武器,也不增加其库存。这种平衡从未实现,结果在《核不扩散条约》签署25年后,世界成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这是核武器国家扩散其核武器库存所造成的。

我忆及这个背景情况是因为两年前国际社会终于同意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我们对正在进行的谈判感到高兴,但我们也要指出,核武器国家只是在获得不必进行试验即可研制和发展其武库的技术后,才同意制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我们认为,全面禁试条约必须是核裁军进程不可分割的一个步骤。同《核不扩散条约》违背不扩散精神一样,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后,利用创新技术研制新弹头或改善现有弹头也有背于全面禁试条约的精神。全面禁试条约必须包括一项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即在商定时限内为创造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采取进一步措施。

核武器的存在,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只有全球核裁军才能保证永远不发生核战争。因此,尽管无限延长《核不扩散条约》期限,不幸使核武器合法化,但印度

将继续同具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一起为早日消除所有核武器而努力。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将最后落实1997年第四届联合国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日期。

人权一直是联合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每个国家保护和促进人权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所有人权的普遍性和相互依赖也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系统不能通过单方面把个人自由作为优先或大量增加干涉机制，也不能通过把发展活动的资金转而用于人权活动促进和保护人权。各国的优先事项不尽相同。联合国必须均衡地促进所有人权——即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维护和宣传每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并促进对重要性和跨文化相互作用的宽容。使人权议程政治化并将其用于目标国家都是不可取的。

联合国只有同时进行更加民主的运作，才能对这些全球问题作出反应，并具有效率和效力。发展中国家感到难以同意联合国的议程和优先事项；它们认为，联合国现在代表这个国家的特权，而非许多国家的利益。如果其大多数会员国都不再对它抱有幻想，联合国可能发挥什么有效作用呢？为了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必须给予大会新的活力，并把这种活力注入该系统的其他机构。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性和效率。如果安理会要成为一个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为维护和平与安全采取行动的真正代表性机构，就必须增加其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

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成员已经提出一项改革和调整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提案。印度认为，为了真正反映联合国成员的数目增加，必须吸收发展中国家为常任理事国。新的常任理事国不应以武断方式而应按客观标准选出。有人曾在国际联盟主张一个国家拥有加入最高理事会的特别权利。当这个主张强行通过后，其他一两个争取加入者退出联盟，使其开始衰落。我们不应重演这场悲剧。按客观标准，一些国家将显然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我们认为，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联合国几乎专门致力于维持和平，维持和平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自然，其记录已对维持和平行动作出判断。有成功也有失败，两者都提供了进行反思的理由和需要。印度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以过去50年来衍生的各项原则为基础。受这些

原则指导的行动通常都进行得很顺利。而在放弃这些原则的地方则经常遭受失败。在过去一年中，这个真理已被广泛接受，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努力核对这些原则。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就这些原则达成协议将是可取的。印度将为这项工作作出贡献。

印度一贯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印度部队参加了从刚果到柬埔寨，索马里和莫桑比克等所有重大维持和平行动。我们目前正在参加在卢旺达、安哥拉、海地、利比里亚和科威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还向联合国的备用安排提供一个旅的部队。印度将继续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作出贡献。

如果联合国要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就必须给予它从事我们赋予它的工作所需的手段。显然，以极有害的财政危机开始第2个50年不是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我们印度为迅速和全额缴纳我们的会费作了很大努力。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全额按时缴纳其分摊的会费。另外，拖欠的国家必须宣布结算时间表。除非这样做，否则目前财政改革的努力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会议，我们大家有责任振兴联合国，赋予它我们希望它从事的任务和从事这些任务的手段。我们设立联合国是因为我们认为大家都能从中获益。在冷战和南北磨擦的黑暗日子里，我们似乎失去这一远见。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印度就一直致力于实现《宪章》的原则和目标。在过去五十年中，我们在制定联合国的议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殖民化、裁军、人权和环境等问题上起了带头作用。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承诺继续致力于联合国为全人类的集体利益确定新路线而作出的努力。在我们作此努力时，我想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8年11月在巴黎对大会所作的讲话。他说：

“目标是明确的；我们的目的也是清楚的；然而，请允许我这样说，在我们考虑这一目的时，我们往往陷在小事中，而忘记了我们所着眼的主要目标。有时，目标本身会变得有些模糊。”（全体会议逐字记录，大会第三次会议，第154次会议，英文第16页）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把小事放在一旁,我们不允许目标变模糊,我们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共同协调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下一个发言者智利外交部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先生阁下发言。

因苏尔萨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对你当选大会主席的祝贺。你被任命在这样一届重要的会议上主持大会工作不仅是对你个人能力的承认,而且是对葡萄牙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要国际作用的承认。

在我们纪念联合国存在的半个世纪时,我们对本组织的各项宗旨和原则怀有新的希望,我希望重申我国对本组织的承诺。

现代世界上发生的主要进程超越了国家边界,并在多边领域中坚实地扎根。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个人及其福利和环境的保护,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集体决定和行动,而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多边制度可能还有重大缺陷和缺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具有联合国的政治合法性,能够处理我们在接近一个新的千年期时所面临的挑战。

因此,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很有必要就我们这个系统的职能进行广泛的辩论,以便既使它的各项目标能适应新的现实,又能在本组织的结构中作出影响深远的变化,而当初设计的这些结构是为了应付现已不复存在的战后世界的各项挑战。

我国希望在1996年和1997年作为非常任整理国在安全理事会占有一个席位。我希望从这个讲坛上对我们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得到的一致支持,以及联合国其他国家在将于大会本届会议上举行的选举中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智利有能力承担这项责任和对寻求加强本组织和使其各项决定更有效力所需要的协商一致意见作出贡献。我们将在我们的国际政策原则基础上这样作,同时谋求经常反映我们希望代表的地区的观点和利益。

我们认为,一项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整个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不安全感,减少个人,家庭和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的不安全感。帮助减轻这些不安全感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

我们正在经历着冷战结束和日益全球化过程的综合影响。这两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积极效果,但它们同时又使我们面临新的局势和不确定因素。

对可能由于大国之间的世界性思想对抗所引起的核毁灭的担心已经消失,智利作为签署国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期已经无限期延长。

尽管如此,那些核国家和那些希望获得核地位的国家仍然不承认,能够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不安全因素。认为核武器能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变得更安全是一种幻想。核武器在其他国家和在核国家人口中造成深刻的不安,因为一系列的愚蠢行动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使用。

在最近的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结束后,本应暂停核试验,以便能够起草一个具有终结性的禁试条约。但某些国家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恢复核试验,这表现了它们在这方面的不敏感。尽管如此,我们表示尊重并与之有友好关系的中国和法国仍选择继续进行核试验。我们谴责他们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对核武器裁军和不扩散的事业是一个明显的挫折,而我们都宣称支持这项事业。

对智利来说,法国决定在太平洋中的穆鲁罗瓦岛恢复核试验是特别令人关切的。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成员,智利断然谴责这些试验,弗赖总统已向希拉克总统表达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所担心的是,智利在其中有重大利益的南太平洋区域会变成一个在其中进行某些活动被认为合法的区域,而同样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区域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希望申明,我们愿意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一道努力,预防核武器和其他放射性材料在该区域和整个世界的扩散、部署,运输或实验。

另一方面,我们赞赏那些已宣布并保持了单方面停试的核武器国家。智利和其他国家一道认为,大会应在这个

问题上采取立场,以便促进向里约集团国家首脑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拉罗通加条约》缔约国在他们最近的会议上建议的那样立即暂停所有核试验。

冷战的结束导致实现真正的思想非殖民化,从而为世界各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对这种变化将导致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所抱的希望遭到挫折。新的世界无秩序状态促使种族、宗教、文化或仅仅是集团之间的分歧发展。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索马里提醒我们,在世界各地,仇恨仍然在发展。

人们有权希望联合国利用其政治和道义的力量帮助阻止这类暴行的发生。赞同世界任何地方的野蛮状态削弱所有人的品性。这是冷战的巨大教训之一:推翻法西斯主义之后,世界仍然有机会扩大民主与自由。

然而,战术盟友得以系统地滥用人权,这也是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特点,它降低了冷战结束后所继承的世界的道德质量。今天令我们震惊的东西正是昨天由于“国家原因”所提倡或赞成的东西。

因此,不能把增进人权、自由和民主看作是擅自干涉别国人民的事务。没有任何政治、文化、民族或宗教理由可以践踏人的尊严。这是正在制订过程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核心,智利将其看作是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的基石。

此外,促进个人安全这一需要最近尤为突出。目前影响这类安全的主要因素为:失业、饥饿、贫穷、边缘化、犯罪和以社会等级、性别、宗教、文化或民族为由的歧视。人们要求加入提供机会的发展进程,要求分享的进步应该确保所有人日益平等。今天社会意识到社会两极分化正在成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世界经济也认识到这一事实,正如爱德华多·弗雷总统所说:

“我们今天知道在不稳定的社会不可能有稳定的投资,人不安全、经济就不可能繁荣。相反,在所有国家内将现今的边际人民融合进正在出现的世界性生产体系是未来增长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变得日益明显。”

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认可了这些观点,他们申明:

“我们认识到,世界人民已经以不同方式表示,迫切需要解决影响各国的沉重社会问题,特别是贫穷、失业和社会排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问题的内在和结构上的原因及消除其痛苦后果,以期能减轻人民生活中的惶惑和不安。”(A/CONF.166/9,决议一附件一,第二段)

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所引起的同类问题导致出现一系列有关安全的新问题,包括毒品生产与消费的腐蚀影响和毒品贩运引起巨额金钱流动的腐败影响;从环境的退化对臭氧层的全球性影响到环境的退化对儿童和老年人健康的局部影响;由于本国不安全而引起的大规模国际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的膨胀;以及诸如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增加。

我们立即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多边制度。单纯国家一级行动的区域正在缩小,而签署国际协定及增强理解的需要则日益增长。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要应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完整地利用联合国制度。如果我们要解决人们所经历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而且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各专门项目和机构都应发挥其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赋予它们更大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概括几个指导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活动的一般原则。我们将:

首先,注重预防性外交及根据《宪章》第六章和平解决争端,以根据《宪章》第七章将使用武力降低到最低点。

第二,推动以各国在本地区内的行动能力为基础的建立信心措施和区域性解决方案;区域性选择可如拉丁美洲所表明的那样行之有效,应该优先于向安理会求助并以此作为补充。



第三,始终特别关切安理会所处理冲突的受害者,鼓励充分利用人道主义法律。

第四,在不得不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保护处于社会阶层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利益和需要;我们不赞成单方面制裁或最终所打击的只是最弱者的制裁。

第五,在安理会的程序和决定中促进更高的透明度,以便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文明社会和普遍公众舆论对安理会的行动进行民主监督;安理会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越广为人知和理解,安理会的工作越将得到更大的支持。

第六,监测维持和平行动日益增长的费用,以便合理使用现有资源并使其更有效率。

我们认为,联合国努力实现加强全球稳定目标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在世界各地逐步建立和平与合作地区,也就是参加国所确定的地理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实施大家赞同的共处原则,并加强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已经宣布印度洋和南大西洋为和平区。《特兰特洛尔科条约》和《拉罗汤加条约》也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南太平洋有关核武器方面追求同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它们所提供经验的益处和局限性中吸取主要教训。

十分有必要强调,冷战的结束使和平区概念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意义,使承认其实用意义成为可能。智利政府认为许多区域,其中包括我们这个区域可以仿效这一例子。我们想请求秘书长与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就在世界各区域内推动和平区的利益及可能性进行协商,并于明年就此向大会提出报告。

如果我们希望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我们就需要改善本组织的代表性和效率。大会还需讨论有关制度改革在这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智利同意许多其他国家的观点,即需要调整安全理事会,以使其更具代表性。这就需要将一些在过去五十年内获得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更大影响的国家选入安全理事会,成为常任理事国。

国际制度的新现实影响的不仅是发达国家,其他区域也增强了在这个虽然已经“全球化”但仍极为不同的世界上的影响。

安理会一方面要保持其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这意味着成员国数量要少,同时它又需要加以扩大,以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这将意味着使目前成员国的种类更灵活,并永远保持地域平衡。

当然,安理会的扩大应规定增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因为区域的代表权本区域在近几十年中已获得更重要的国际存在,并表明它已准备履行其在加强国际安全方面的责任。

然而,联合国内需要进行改革的远不仅安全理事会一个。在经济理事会领域内也需要进行重要的改革,通过改革,联合国也许将能够更大地提高在履行其主要任务时的效率。这些任务是消除贫困、保护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团体、倡导就业、保护环境以及加强自由贸易。在这些和其它领域内,我们也希望本届大会能够提出重要的倡议。

最后,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已成为我们所有人关注的问题。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组织最近以来不得不承担许多附加的任务而引起的。但我们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重要的是紧急开展工作,使开支合理化并为我们的行动制定充分的优先事项,而不是无休止地增加会费。我们高度重视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的倡议,并表示全力支持他使本组织更适应新的现实要求的努力。

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在民主、尊重人权和经济改革方面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化。现在我们也正努力解决影响我们的贫穷和不公平等主要问题,并努力一劳永逸地消除贩毒和腐败所带来的灾难。

智利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中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享有社会和平与持续发展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持续地增长,我们的国家决心巩固民主进程并实现公正和社会平等。

作为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智利已表示准备承担其在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任务中所负的全部国际

责任。我们相信我们50年前制造的本组织仍将是实现我们的提议和梦想、值得我们作贡献的主要多边机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妮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夫人发言。

费雷罗-瓦尔德纳夫人(奥地利)(以英语发言):非常高兴对被你当选为大会第50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将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你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经验使我们相信本届会议将会取得成功。

我愿对你杰出的前任,科特迪瓦外交部长表示感谢,他在促进本世界组织改革进程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特别感激。

自1995年1月1日起成为欧洲联盟一位成员的奥地利完全支持西班牙外交部长哈维尔·索拉纳·马达里亚加先生阁下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全面发言。

奥地利联邦政府坚决承诺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本组织的工作。联合国传统上一直是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今年晚一些的时候在12月14日奥地利将庆祝其成为联合国会员40周年。

今年6月,我国议会召开了一次庆祝《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50周年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有在议会具有代表的政治党派都赞扬了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对秘书长在追求和平、公正与发展方面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并重申了奥地利为一个强大及富有活力的联合国而努力的承诺。

奥地利对本世界组织的坚决承诺表现在维也纳作为联合国总部之一所发挥的作用上。奥地利联邦政府和维也纳市对联合国办公大楼以及总部设在我国首都的联合国机构和方案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已有3 600多名奥地利人作为“蓝盔”部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其中一些人担任了部队指挥官。我们有30多名同胞在和平行动中失去了生命。这一队维持和平的献身精神导致奥地利联邦政府组织了为下个世纪缔造和维持和平问题维也纳座谈会,并于今年3月由联合国秘书长揭幕。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已在今天早晨散发。

我国政府对文职人员的维持和平行动也特别重视,并发起了十分成功的关于文职人员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问题的培训方案。在施莱宁市,这一方案使选举观察员、人权观察员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官员作好了完成其艰巨任务的准备。关于增加文职人员在联合国驻地代表团中组成部分的具体提议已经在关于联合国驻地代表团文职人员准备工作国际会议上制订出来。此外,奥地利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以支持联合国预防外交的能力。奥地利政府将向秘书长提供一份人员名单,他们的丰富经验将供联合国使用。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安理会寄予了新的希望。联合国已采取了决定性行动来应付对其一个主权会员国进行的军事侵略,并成功地开展了多目的的维持和平行动以解决几个长期存在的冲突。

然而,人们同时也曾呼吁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处理那些从根本上说是新的情况。联合国不得不用其传统的工具应付这些新型的冲突: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以维持一个不存在的和平。众所周知,联合国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动给本组织和国际社会带来了耻辱。

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最终出现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希望,即联合国恢复的决心加上北约决定性的支持也许能带来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并首先结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受害者的困境,其中萨拉热窝的公民已成为一种象征。终止对波斯尼亚首都自1992年春季至今受到的野蛮包围具有特殊意义。

奥地利充分支持美国在联络小组架构内提出倡议,争取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存在和领土完整,以利东斯拉沃尼亚的和平统一。我们欢迎本星期早些时候在纽约达成《基本原则》,它是在走向和平的漫长和艰巨的道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们对成千上万的难民的命运继续深表关切。奥地利极其重视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自由返回家园的权利,1992年8月的伦敦会议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让我同样强调,揭露所有罪行和惩罚罪犯对该地区的未来多么重要。在这方面,在海牙设立的战争罪行法庭可起关键性作用。

联合国部队及指挥官的努力值得我们敬佩,他们为了和平事业无时不刻地冒着生命危险。我也要悼念美国和平倡议的三个主要设计者,今年8月他们成了包围萨拉热窝的受害者。

同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辞职,原因是他说的

“国际社会表现出缺乏连贯性和勇气”。

他坚持不懈地指出和记录在战争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的努力,已赢得我们对他们最崇高的尊敬。我们欢迎这项重要的任务在伦女士的杰出领导下继续进行。

全面解决也需要包括满意地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且也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特别是在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和桑贾克。

世界社会对重建被破坏地区和重新发起经济活动作出协调有效的贡献的前景将帮助促进和平及其最终巩固的前景。

此外,奥地利认为,区域性军备控制措施是确保和平努力中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应该尽早提出发起。

在中东,长期艰巨的谈判现在已经取得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赞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昨天签署的关于权力转让的协议,这是该地区实现最终和平与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今天,对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攻击。我们面临的冲突产生于种族关系紧张、专制统治、经济绝望和迁移活动。因此,威胁和平与安全的不仅是违反国家间行为守则的行为,而且也越来越多的是违反公民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国内不同团体之间关系的国际准则的行为。我们解决冲突的工具必须适应这些新情况。

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必须是加强联合国的早期预警能力。联合国设法调解越早,联合国工作成功的可能性越

大。通过增加成功地运用预防性外交的案例,进而避免军事维持和平的需要,一套早期预警系统也将是一种较好的投资。

我们还应该加强联合国协助会员国改进民主结构的努力的能力,其中包括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充分尊重人权、少数人权利和基本自由,加强法制促进公众参与和政府的责任心,以及发展一个繁荣的文明社会。此外,需要加强联合国能力,以对付对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如犯罪集团和毒品非法走私。

奥地利一贯坚决承诺致力于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我们相信,今年早些时候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将允许和鼓励进一步的实质性裁军措施,特别是尽早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我们相信该条约的谈判工作将在明年完成,一个或几个核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决定不会拖延谈判的完成,虽然它们的这种决定在奥地利继续引起深切关注。

在这方面,让我再次重申奥地利联邦政府邀请在维也纳设立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组织并对该建议已经和继续得到的广泛支持表示感谢。

争取建立国际标准的努力多年来一直主导人权议程,最终导致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有力地肯定了这些文件在争取人权斗争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她们在妇女人权方面的特别意义。今天,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执行这些标准。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履行我们对本国人民的国际人权义务;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违反人权的行为,不论它们发生在哪里;我们必须协助真心诚意地承诺改进本国人权状况的政府。

日益迫切的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应该成为这个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奥地利和意大利已就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奥族少数民族问题达成一个自治解决办法,这可以鼓励其他的少数民族,而且这种办法还正在继续积极和有力地发展。

为了执行人权议程,我们必须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领导下把联合国各项人权方案更好地纳入联合国活动的

主流。根据我们在联合国系统内所汲取的教训和获得的经验,我们应该进一步改进当地人权监测的工具。我们坚信需要加强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协助方案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技术合作方案。

奥地利也欢迎联合国系统为处理人道主义危机而做的巨大努力。作为一个收容波斯尼亚难民的国家——这些难民的人数大约占奥地利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奥地利尤其认识到难民问题的人的方面。尤其是在发生重大人为灾祸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已成为一项重大挑战。数百万人的利益——无论他们是在卢旺达、索马里还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都依赖这一援助和许多联合国专门机关和机构的工作,例如,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人道主义事务部。许多人的生存都应归功于这些组织的活动。通过向欧委会东道组织提供捐助,奥地利参与了多边人道主义方案的最大捐助者欧洲联盟向这些方案提供的支持。我国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增加奥地利对联合国方案的捐助,以此作为我们在多边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分摊负担”的一部分。

对联合国的体制结构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当今现实也需要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需要通过接纳那些在过去五十年里国际影响日增的国家来扩大安理会。然而,对安理会的任何扩大不能够损害它的效率和小国在安理会得到代表的机会。

在我们就安理会的组成和程序进行的密集审议中,我们不能忽视它的主要职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有在这座大楼外具有政治意义,只有冲突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它们才能产生效力。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如果要促进政治解决国际危机,那么它们就必须反映会员国执行这些决议的政治意愿。

奥地利欢迎秘书长在联合国的管理方面作出的改革努力。我们希望进一步开展这些主动行动。我们高兴地看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已开始运作。我们支持加强该机构,以进一步强化严格的控制机制,从而增强会员国对有效管理联合国的信心。

此外,联合国必须成为一个对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将得到综合密切监测的组织。需要加强国际组织,例如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在其成立后的第50年里,联合国正遭受长期的财政危机,需要立即予以解决。有必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各会员国必须足额、按时和无条件地缴付摊款。

在奥地利担任共同主席时,联合国财政状况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为就全面的改革措施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必须在继续确认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特别责任,以及反映当今经济现实的分摊比额表的基础上找到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

联合国系统今后需要更多的筹资机制来为全球性优先事项提供资金。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对外汇交易少量收费和对国际航空旅行收费。已经指明,所有这些建议需要主管机构进行深入的审议。因此,奥地利建议大会应该决定由联合国系统的各个部门与外部专家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以推动就有关这些国际交易的收费或收税进行国际讨论。

有关重要的改革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只有各会员国真正致力于联合国的工作,改革才可能进行。联合国现在是,而且以后依然是处理全球问题的唯一论坛。让我们利用大会这次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来致力于进行决定性的改革,以使我们的组织适于应付下个世纪的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宣布,将于1995年10月26日和27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纪念国际青年年十周年会议的发言名单现在已开始登记。我请想要参加纪念会议的代表尽快在发言名单上登记,以便我们能够计划如何最好地组织这些会议。

我现在请意大利外交部长苏珊娜·阿涅利夫人阁下发言。

阿涅利夫人(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就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向你和你的国家葡萄牙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我要向你杰出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感谢。

意大利充分支持西班牙外交部长以欧洲联盟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发言。她想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是我们思考本组织过去的成就和今后的作用的一个机会。联合国的根本挑战始终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意大利通过参加一些维持和平行动为此作出了贡献。在这些行动中,我们的一些年轻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相信,联合国应该扩大它在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领域的作用。最近几年引起更多争议的执行和平活动必须在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下进行,但是,安理会可以授权由国家联盟或区域安排来采取这些行动,从而利用它们宝贵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在指挥和控制问题方面,从而防止联合国资源使用过度的情况。

维持和平行动的责任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承担,因此,应该通过摊款,而不是自愿捐款来为它提供资金。这些摊款应该根据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计算。

在前南斯拉夫,我们欢迎并一直支持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外交主动行动,并真诚希望它标志着危机的转折点。

外交行动的恢复迄今已取得了重要成就:9月8日关于波斯尼亚解决方案的基本原则的日内瓦协议、波斯尼亚塞族于9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在萨拉热窝禁区内停止敌对行动的框架》、以及9月26日发表的联合声明。3年来第一次似乎出现了波斯尼亚可行和持久和平的真正前景,我们不能失去这次机会。欧洲、美国和俄罗斯需要一道努力,以克服全面停火和一项和平协定道路上剩余的困难,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坐到谈判桌边来,表现出诚意并抵制诉诸军事行动以赢得政治优势的诱惑。

我们还应通过制订一项办法来提前为前南斯拉夫的重建和复原做准备,这一办法将重申对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并促进整个地区的公民和文化的共存、发展和福祉。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意大利赞赏拉宾总理、佩雷斯外长和阿拉法特主席在达成昨天有关自治第二阶段协定中的决心和勇气。应尽全力执行这项协定。首先是尽快

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举行民主选举。意大利将继续承诺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支持。

然而中东的其它局势却引起紧张和不稳定。我们必须为旨在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并鼓励互相对立的力量之间对话的努力提出想法和倡议,那些其计划和政策为暴力的力量则除外。同时,意大利期待那些陷入自我孤立的国家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对话。极为紧迫地需要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支持下在非洲大湖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目标是促进民族和解并让仍然生活在难民营中的数百万难民迅速返回的进程。

然而非洲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例如1994年南非的历史性事件、莫桑比克正在进行的重建工作、结束安哥拉血腥冲突的协定、以及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和立宪发展。我国政府的承诺并不只限于其军事人员参与莫桑比克问题的解决。我们还对秘书长关于派军事顾问在安哥拉培训排雷人员的要求作出积极回应。

拉丁美洲在重申民主法律和尊重人权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意大利支持危地马拉的和平进程,并象它对萨尔瓦多维持和平行动所做的那样,向联合国在那里的人权观察团派了一支部队。

亚洲大陆正给我们大家上一堂现实主义、勤奋工作和投资于人力资源的课。其不断增长的力量和经济成功已使之居于国际社会的前列。

意大利将积极参与有关联合国改革的新的工作小组,特别注意需要改进和精简的经济和社会部门。我们在坚定地开展工作的同时,必须避免在按常规应谨慎和勤奋的方面仓促作出决定。我们必须着眼于结果和效果而非象征性的和人为强加的期限。不仅经济和社会部门如此,而且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也是如此。后者已经成为意大利在民主、公平地域代表性和效率原则鼓舞下提出的详细建议的主题。它旨在溶合最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利益。我们的目标是安全理事会具有更多的非常任理事国,以便能够表达整个国际社会的感情和政治意愿。只有一个真正代表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并与大会密切联系的安理会,才能使这一目标得到实现。

然而,如果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得不到解决,预算问题会使任何改革建议偏离正轨,并使整个系统走向破产。秘书长多次指出这一点,欧洲理事会主席也指出这一点。在审查分摊比额表的过程中,意大利希望各会员国将赞同急需进行的改革明确地申明它们将充分和迅速履行其财政义务的意见。

在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已就重要的限制达成一致并予以执行。我们最近得知,人类已知最可怕的武器中的生物武器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我们希望以一种有效的核查制度来支持对生物武器的禁止。

就核武器而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为裁军领域中的新目标铺平了道路。主要目标是制止1996年缔结一项全面军事条约。我们必须彻底禁止所有核试验,我国将尽其力量确保它成为现实。

应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最后敲定《发展纲领》,该纲领必须反映在一系列世界会议中就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作出的结论和承诺,这一系列会议将以于1996年秋季由意大利主办的粮食问题世界会议为结束。

经济和就业的增长是相互依存时代中国际政治稳定的根本。应当在联合国系统与布雷顿森林的金融机构之间设计一种有效的协调形式。多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通,会促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推广。对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存在的债务问题,意大利在减免有严重经济困难的国家的外债方面居债权国中第二位。

意大利政府对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特赦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国际法委员会草拟的该法庭的规约草案感到满意。有意义的是,该草案在可能作出的判决中明确地不包含死刑。这符合意大利在这个大会堂内所捍卫的立场。我国希望第六委员会中的辩论为于1996年或1997年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奠定基础,以通过该法庭的规约,意大利已表示愿成为这次会议的东道国。

意大利政府认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或国际金融机构应加速努力,为以人为中心的活动输送更多的资源。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必须成为我们为后代建立更美好未来努力的标志。

下午1时10分散会